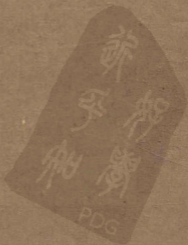


李文饒文集

二



李文饒文集卷第八

會昌一品制集

制詞

授嗚沒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仍封懷化親王制

授嗚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授歷支特勒以下官制

授嗚沒斯賜姓李名思忠制

授回鶻內宰相爰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名

制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上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子伽思書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授嗚浚斯可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

置仍封懷化郡王制

敕昔秩訾猷籌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款於明庭

宣帝嘉其一心寵以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德之美名爰舉舊章式崇新命回鶻嗚沒斯特勒儻慕義深沉有謀馭之生超千里鷙鷲之擊厲九秋屬獻款誠布于邊將尋執醜虜不遺君親戢其餒殍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鶻代結和親久敦鄰好念其乖亂義在固存莫若撫其酋豪顯其大順使諸蕃知我招携之禮更逾往昔之恩仍加帶礪之封俾授瓜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敬哉

授嗚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制

敕回鶻代雄絕漠名振北番而乃厭金革之強慕朝
廷之禮頭襲冠帶思覩漢儀蟬蛻自致於潔清豹變
獨蔚其文彩不有髦傑孰啓壯圖嗚沒斯稟氣陰山
降精斗極生知忠孝神授兵鈐自強之心隱如敵國
衛上之氣森若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覩幾立節深叶
懷柔之志不因告諭之詞昔者取土殊鄰秦能致霸
得賢異壤晉實用材是用優以寵光處之權貴褒納
忠之顯效錫歸義之美名俾建旆於新軍示絕席於
諸將勉修臣節服我官常

授歷支持勒以下官制

敕國家與回鶻久修鄰好重以姻親視其首豪猶吾
赤子屬本蕃乖亂種落未安君長之間自相疑阻窮
而歸款得不撫寧况爾等生戴斗之鄉精能貫日負
射鷗之藝氣乃凌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率其驍騎
來附北邊願削衽以圖全且櫜弓而俟命矢其一志
之死靡他旣授我以誠則招之以禮昔徐廬歎塞卽
受漢封比能入朝仍疏魏爵今則解其被毳榮以影
纓爰嘉介石之心式寵銜珠之命宅侯忠孝可保於
克終安上子孫方期於必貴勉茲師律爲我信臣

授盟浚斯改姓李名思忠制

昔項伯歸義奉春建策賜之劉氏列在漢宗爰寵茂
勛仰惟前典嗚歎斯代雄沙漠勇冠天山早偁良將
之材嘗佩明王之綬附於絕塞歲以再期秉是一心
竟全大節今則解其毳服制列牙旗自我加恩益聞
厲志驥登吳坂感顧盼而長鳴劍出豐城因拂拭而
增煥朕以漢比平守廣北狄避之號爲飛將顧其首
裔頗在龍庭羹瓜飀之所興因而命氏念棣萼之方
曄當使同榮夫思在無邪忠爲德令嘉其立志用以
錫名爾宜念之無替休命

授回鶻內宰相爰耶勿歸義軍副使兼賜姓

名制

自古軍制必有佐貳逮至漢氏亦循舊章旣得將材
俾參戎政實資謀策用正紀綱愛耶勿往在龍庭常
爲貴相乘其乖亂遂授迹於殊鄰加以懷柔竟歸心
於上國而又推誠所奉果協良圖每獲異謀必來獻
款旋觀深志可謂竭情昔戎狄請盟良由孟樂呼韓
率服始有秩誓言念茂功所宜異等因其請族錫以
嘉名漢錫秬侯尚採祭天之義魏親程昱用疇捧日
之心寵以貂璫冠於裨校服茲新命宜保厥終可檢
校右散騎常侍兼歸義軍副使仍賜姓李名弘順

授何清朝左衛將軍兼分領蕃渾兵馬制

敕新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都督
銀州諸軍事兼銀州刺史克本州押蕃落使及度支
銀州監牧馬副使何清朝漢用駱甲則灌嬰副於騎
將魏得閔羽則張遼挾以前驅故能挫強楚之鋒芒
取顏良於麾蓋爾夙負智勇備嘗艱難精誠發而石
開志氣作而虹貫朕以思忠仗義倜儻秉心堅正且
聞誓剪讎寇不以賊遺君父委之兵柄度展拘原舉
駭電之鋒期於盡敵得射鵬之騎未足侔功宜勉一
心成予九伐俾參環衛用壯軍聲可檢校太子賓客

兼左衛將軍侍御史散官如故仍分領河東道蕃渾
矢馬赴振武界取思忠旨揮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
射劉沔致書于九姓回鶻頡于相公閣下曩者回鶻
因延陀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
瀚海都督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
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乖亂繼以災荒爲紇
圜斯所攻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卷而來朝
廷遣告諭之使轂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漠南

國家得以施拯抹之恩成招携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廷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款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旣得爲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况回鶻累代稱蕃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爲可憐之意陳自託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抹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歎今又深入邊境殘虐生人以退渾爲名

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遑收刈
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姁好之情當務交懽豈宜如是
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
回鶻爲紇斡斯所困豈可一日慙忘舉國將相遺骸
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
嘗膽思報大雪寃耻告謝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
於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
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回鶻以紇斡斯之強不敢
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煞可謂茹柔
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怒以止亂不聞

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弊邑恃回鶻之
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內爲紇挖斯所
排遷集鳥徙流離蓬轉以沔揣度終難取濟前代到
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
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君伊秩訾
勸呼韓偪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
全又戊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二親數於朝
駒支乃自偪不侵不叛何惡能爲執政嘉之遽命卽
事今相公以偉才宏畧匡弼可汗旣無秩訾之明謹
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誠而欲絕累代之懼

與二國之禍，偁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倘自改悔，實未爲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沔白。

代忠順報回鶻宰相書意

來牒云：未得旣次歸國，不知今日推明日。回鶻聞此事，盡頭悶者。國家富有四海，豈惜微細資財？比在京交付藥羅葛九政藥羅葛氏也之時，已不管領。只緣可汗都無定所，來去不常。又無大段駝馬，自取旣次。恐諸蕃劫奪，湏稍安詳。欲令送至東北嶺外，忽慮萬一散失。又以詞語見尤，望休前自遣駝馬旣運。此令兵馬

護送又云嗚沒斯王子不合親近我國家統御四夷
皆同赤子倘順於國盡合緩懷如天地之廣無不覆
載如江海之大無不包容况嗚沒斯是先可汗子孫
今可汗兄弟窮而歸命尤所矜憐若棄其款誠何以
柔遠回鶻須自愧不恤兄弟令其不安更欲追尋是
何道理彼酋長如迫於飢渴願歸國家優待之禮必
與盟沒斯無異想知朝廷眷遇回鶻之深也如可汗
早依聖旨不入邊疆但歸漢南俟命朝廷豈有所惜
又云回鶻往前蕃人易動難安不可制得朝廷只要
回鶻承順國家常爲好事惟行仁義不作尤違則朝

廷欲踈隔回鶻一日不得若只務侵擾漢界劫奪牛羊以此爲強實所不憚如此行事與諸小部落何如欲偁回鶻強大豈肯敬貴忠順邊將寵才性本愚直輒此忠告幸垂三思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白

紇斡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達千邁悉禾亥義判官元因娑拽汗阿已時等七人至天德上表云破滅回鶻之時收得皇帝女公主緣與大唐本是同姓之國固不敢留公主差都呂施合將軍送至南朝至今不知信息不知得達大唐爲復被奸人中路隔絕緣此

使不回今出四十萬兵尋覓若被別人留連不放請
子細報郎差人就彼尋覓上天入地終須覓得送公
主使若入吐蕃國去卽至吐蕃

皇帝自覽

表章頗深軫念緣與回鶻可汗久修鄰好加以姻親
艱難之時常展勛力情義至重休戚是同今紇圻斯
讐怨可汗兼求公主必慮大興兵甲糾合諸蕃長馳
南行直至塞上今可汗人衆飢饉兵數無多強敵倘
來將何禦捍非惟大唐之力救助至難兼恐邊城之
民因此罹患可汗須與將相熟議早務良圖依倚側
近山川深自蔽匿且送公主歸國以避責言且紇圻

斯雖來足得免禍又踏布合祖云

紇斡斯卽移

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以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
部落又云昨者二千騎送踏布合祖至磧北令累路
逢着回鶻卽煞踏布自本國至天德西城更不逢着
回鶻一人無可煞戮又恐回鶻與吐蕃通信已令兵
馬把斷三河口道路則籌略兵馬之勢揣度可知且
興廢在天否泰有運紇斡斯以寡爲重以弱爲疆豈
止人謀固是天贊古人云大福不再來蓋以天亡之
後終難再振若欲且依黑車子延引歲時不惟雄豪
所耻實亦諸蕃輕笑倘紇斡斯逼逐則黑車子之心

焉可保信不如早歸大國自保安全順天命以去危
恃姻好而求福皇帝寵待存恤必更加恩輒獻良箴
幸垂採納恐要見紇乞斯表本今亦錄往

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

某月日河東節度使符澈致書幽州大將周都衙以
下比聞海內之論幽州師有紀律人懷義心河朔諸
軍以爲模楷今之所覩異於是矣竊知大將以下初
上表舉陳行恭尋又舉張絳皆云文武全才軍情悅
服今又不容張絳斥逐而來取舍之間蒼黃驟變且
舉恭不定春秋所譏遠近聞之莫不嗤咲旬月之內

移易三人不可謂師有紀律矣不俟朝旨專自樹置
不可謂人懷義心矣今遇頓雪前耻再取美名莫若
謝罪朝廷別請戎師如此則一軍盛美千古流芳澈
黍在近鄰素欽風義輒陳鄙見實謂良圖幸大將等
三思不至疑惑

代弘敬與澤潞軍將書

昨覽大將等陳情表未知迷復頗事游詞弘敬任黍
專征兼許招諭思欲布朝廷大信解彼深疑措事而
言更無文飾只如公等本使疾病繇悛旣以上聞便
須請監軍權知兵馬以俟朝旨豈有表章未蒔和計

已萌遽遣劉稹衙內決事不令常侍父疾旣虧子道
深紊國章遠近聞知無不駭聽姜崧四月十三日到
城至三十三日聖上驚異此事要知端的遂令追聞
冀得實情姜崧狀稱四月六日大衙宅內小聽實本
使至八日晚後劉稹傳本使處分令入城請醫並不
見本使又云女壻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賊至十將妹
壻王再晟戮遣山東兗卾鎮佐軍虞候崧見女壻
輩皆被降黜遂懷憂惧求郭誼覓使入城至四月三
十日追問梁叔乂亦只緣公等本使不見宣慰問疾
使又不見醫官梁叔乂自通狀云劉守義扶劉稹時

叔又對都押衙郭誼向守義道且莫如此若擬扶卽
君待國家處分不可依河朔自專劉守義因此懷恨
叔又詐傳本使處分令入奏謝醫藥方便奪叔又職
事姜蓋梁叔又是彼心腹尚不得面見本使於朝廷
通狀偁本軍盡云已亡軍中法嚴不知委細宣慰使
旣不得面見固難辯明今公等章表仍云故使初奏
病疾姜蓋梁叔又並云被臺司收繫軍人聞此消息
自是公等行詭譎之

計誣罔朝廷凡所施爲事多矯詐在朝廷須知事實
焉得不一一追問及奏公等本使喪亡聖上三日廢

朝寵贈師傅方欲遣使弔祭以備哀榮尋屬薛常侍
回知不入衙門不受敕又鎮州史省方回及常道軍
將樊琮回知公等拒命之心必無悛改聖上曲爲含
忍詢訪百寮朝廷大臣藩翰戎師切齒憤惋如報私
讐聖上事非獲已方降明制始終恩禮可謂無遺公
等須知罪惡貫盈神人共棄更不得扇虛妄之說歸
怨朝廷聊布所懷各當深悉

代彥佐與澤潞三軍書

自天寶以後兵起山東惟澤潞一軍不虧臣節李司
徒抱玉以元勳上將初領戎韜李相公抱真武略忠

誠復揔戎柄教習步射振起軍聲爲列鎮之雄皆李
公之力及說諭太尉武俊首破朱滔擊韓師於武安
屋瓦皆振剪符寇於淮服草木爲兵六十年間忠名
尚在及李相公殂謝朝廷以王尚書虔休代之追李
緘令居喪東洛一軍受命莫敢借留致澤潞功勛成
澤潞節義邇代節相誰繼李公彼軍尚不顧私恩以
隲王制豈有從諫跋扈旣久忠孝無聞於彼一軍有
何恩澤若委心澤潞將校卽不合別置紀綱
劫脅人心自圖身計柰何拒君親之命從逆亂之謀近
者盧從史首鼠兩端貪狼成性苞隱奸慝逗撓兵機

彼大將烏司徒與王憲等因事圖之尋就束縛破朱
滔之功未朽擒從史之效又彰誠動上玄忠貫白日
一軍盛美可不惜哉比聞從諫志在猖狂招致亡命
逆人親黨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於大將之上
一軍憤愧固已積年豈可舍累代之美名忘近歲之
深耻將性命家族以狗彘童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
臣之鬼彥佐忝受明命總彼成師感歎之懷寢食忘
次頭將忠素宣布皇恩俟彼英豪見幾而作爵秩榮
寵身自取之豈得臨難因循爲人受禍勉思竒策以
副深心

李文饒文集卷第八

李文饒文集卷第九

會昌一品制集

奉宣代諸道節度使書下

代李石與劉稹書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代李丕與郭誼書

代石雄與劉稹書

宰相等書并誅罪人敕

宰相與李執方書

宰相與劉約書

宰相與王宰書

宰相與盧鈞書

處置楊弁書

誅郭誼等敕

誅張谷等告中外敕

代李石與劉稹書

賈群至承二十八日書晦承郎君自知憊負思保生
全望闕披誠祈天請命遠述迷復聊慰石懷以石思
之卽君爲子爲臣忠孝並棄居喪未襲阻命專權數
遣亂軍侵軼鄰境比者河陽晉絳未有重兵侵犯類
行屢焚廬舍又疆場之吏牧得彼管簿書皆呼官軍

爲賊來卽痛殺可謂悖言肆口逆節滔天今欲自新
誠爲善意伏思聖上屈累朝之法實亦至難在將相
等懷忿恚之心豈宜延納然湏得實事並見忠誠則
聖上矜貸有名群臣陳請有路惟有盡率國屬面縛
來降石卽馳詣界首親自受納然後承詔解縛送赴
闕庭則在朝公卿豈有異議臨境將帥皆得息詞如
擬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此暫延旬月之命以偷頃
刻之安苟懷是心誰敢保信石屬忝宗室任極台階
將身族保人豈是小事况國家自元和以來累翦叛
臣至於事迫計窮潛輸密款僞詞變詐無不備諳今

欲行之必恐非計夫魯陽回日鄒子動天更無其他
只在誠信如未從鄙見空獻表章石忝帥臣豈敢容
受時不可失幸少詳思不宣石白

代盧鈞與昭義大將書

鈞繆承寵寄獲撫雄藩實欲布時雨潤物之仁昭蘇
合境揚薰風解愠之德安輯疲人想衆心必當感懷
况昭義艱難之後常保忠名興元之初又著勲力穆
宗以劉稹祖宗乘機變歸欵朝廷委以節義之軍授
以腹心之寄豈謂移淄青舊染之俗汙上黨爲善之
人日往月來群情如醉今王師問罪將及歲期憫彼

一方迷而不返皆以奉劉稹爲義實所懵然且封壤
城池莫非王土軍人黎庶莫非王臣劉稹祖父竊我
憲章質爾家族蔑棄大義顯負於君親將何詭詞自
固於軍旅且夫示衆以大順求人以盡心而五郡從
之終乃不悟昔晉侯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
讐公等豈無誠心見此事理又公等貴劉稹祖者必
以識君臣之義審遜順之心濯身滄波上覩白日以
此爲是遂能樂從今則自遭其時足以行志近者楊
弁起於卒伍敢亂晉陽康政孫制等皆是耆將已居
右職一旦狂惑助其兇威曾不再旬果就擒縛僂於

都市罪及妻孥公等覩此禍機得不深戒李丕中丞
能全勁節自拔亂邦曾未一年驟歷三郡已分茆土
爲國功臣公等見其光榮得不健羨成敗利害昭然
可知禍福無門行之卽是鈞所以不引古事不飾虛
詞直指目前易於取信公等倘臬戮劉稹自建功名
大則別領將旄次則不失符竹身受爵祿福及子孫
去危就安事同反掌又得戎旅解甲黎庶歸耕老幼
無焚灼之虞閭井得宴安之樂再洽恩化豈不美哉
先布至懷各當信納

代李丕與郭誼書

夏嘗初熟伏惟十三叔動止萬福丕自歸朝廷頗獲
優寵三領大郡榮列中司想十三叔遠聞必深喜慰
頃歲寓遊上黨與主公素未相知十三叔翦拂提携
遂叨右職尋蒙見哀羈旅申以婚姻託繫援於高門
實光榮於鄙族每懷恩遇刻骨銘肌去年初投國家
便蒙聖上於三殿召對此時丕具奏云臣是十三叔
遣密歸國先布款誠十三叔久受劉家厚恩未忍便
棄留待挾持不得勢力稍衰必擒剪軍中惡人率先
歸國聖上深賜信納已記十三叔姓名自後緣丕除
授忻州去彼疆界遙遠常抱深恨無由自申今蒙改

授晉州兼充右尚書副使密邇封壤瞻望不遙若不
披露赤誠實負姻好回鶻可汗士馬已盡一身歸授
黑車子近黠戛斯國王遣將軍百餘人入朝請發本
國兵四十萬衆襲逐可汗擒送京闕又西蕃贊普近
亡新立贊普終年十歲國中至今未定兩蕃宰相以
下進表請託附大唐今國家邊塞底寧八表無事須
將國力平殄五州除有司饋運之外聖上不惜內府
金帛頻以出賜又諸道兵馬微有損傷卽徵兵填替
必作數年討伐之意十三叔自料形勢必當坐見危
亡幸因不在鄰近朝廷委信必須早圖功效自取寵

榮保衰老之年全一門之命書名竹帛豈不美哉不
只在冀氏相去咫尺只要十三叔有一明據得聖上
密知此狀到後且望惠數行手示潛布忠款丕便遣
人進上必請密詔安存此事石尚書並不知丕指天
誓心達此誠意幸垂延納不至遲疑禍機在身豈得
顧望古人云宴安鳩毒不可懷也蓋以偷安比於鳩
毒切望思之臨紙零涕此情何極不宣丕再拜

代石雄與劉積書

雄白比者牙一有內字兵馬使棄累代之勛業爲四海之
罪人寄命網羅坐待夷滅將謂迫於將校未遂本心

今則將校盡離軍心日駭若不見幾而作必恐受僂
於人昨打暮宿寨收得文書云陳許游奕使賀喜密
報云官軍二十五日齊進雄牒報王尚書請勘虛實
近得王尚書報云追到賀意勘責款偁曾在昭義效
職與彼軍游弈使唐再清情分至深每因游弈相見
彼此說軍中密事並已承伏王尚書便已按軍令訖
賀意又款偁唐再清隔乾河密說云朝廷若與郎君
節須從西面來若從南面來緣劉公直心懷兩端必
恐自取又云二郎疾病絕重命在朝夕軍中已別有
準擬不久卽是王人忠武軍何必苦相殺傷又收得

彼處投降軍將高文端等皆云回西諸寨兵馬商量
欲立安全慶替兵馬使文端等不願更事全慶所以
歸國雄雖久在行間不與先相公交接然俱是河朔
軍將臭味略同將覩覆亡不無深惜今聖上方示大
信以安危疑倘能自新必舍罪釁况兩面主兵大將
皆有賊心事迫圖全必自救禍兵馬使若不早決大
計束身歸降更欲遷延即無所及涼風已至白露將
凝弓勁馬豪視險如砥糧儲豐足噐甲精堅並是諸
道強兵近訪抽到士皆宿飽人有鬪心大兵一交立
見憔悴輒申愚慮幸納至懷不具雄白

宰相與李執方書

並是奉宣撰

何司徒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遵朝典罄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遽此淪亡深可悼惜聞以監軍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權今後嗣勾當本於忠順固匪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觀臣節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別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於今日李師

道兵鋒物力足以自強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
鹽法皆歸有司漉款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
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效誠節故得舉族榮盛
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效忠
款自求寵崇不使河朔鄰封誤其大計尚書潘方重
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仲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爲
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邀其實效勿受詭詞臨
事制宜固在明畧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
方可聞奏但出於雅意不可云某等令布此懷其間
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

克使至此伏希鑒悉不宣某等狀

宰相與劉約書

張判官至奉問具承情者尚書以幽薊頗有叛亂志在澄清遠陳嘉猷益見忠懇况先侍中累代繼美功德在人尚書自按鄰封日彰惠政想彼人情瞻望芬若椒蘭聖上天縱英明文武並用正是忠良報國之日將帥展力之時聖意又以幽薊一方頗害節將懲其汚俗未欲加恩張絳固頓首變亂風恭俟朝旨若擬作三軍章表坐望兵符竊料聖情未必允許倘不早圖良計先效赤誠計不日之間必又致變聞彼軍

大將多是舊人感先侍中深恩聆尚書矣政導其善
意必合遵承且望密遣腹心大布誠信令張絳自求
多福以保永安若能請朝廷命帥舉尚書領鎮便自
歸闕必不失二番金吾若欲外任即商量宋毫大郡
便與亞相軍中兼與二十萬疋物充賞大將以下皆
酬以官榮令此一軍永爲朝廷心腹儻不思大義姑
務因循卽三數月間且不問着既未降朝命何以保
安望尚書審更籌度早施方畧必不可費國家財力
致他日興師儻成此功永光史策張判官到後且詳
觀事勢密自揣摩可之與否速望報示不宣某等狀

上

宰相與王宰書

近聞遊弈使更收得劉稹章表竊以王太尉武俊有
安國之大勳藏於清廟至於孫承宗阻命在鎮猶遣
親弟承恭自大原詣張相上表祈哀憲宗不許旋又
遣男知感知信入朝屬淄青殄滅因制使楊僕射檢
得文案方知危害武相本在淄青承宗無盜殺之罪
方獲昭雪今劉稹父子無功皆負重釁既不詣尚書
面縛又不遣家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望朝廷
降非常之澤悖慢無禮前古未聞遊弈將不便毀除

實恐非是况楊弁遣親姪入潞州潛通情計劉稹並
不擒送又石會關將楊珍却還石會關兼投賊界劉
稹便敢受納已加兵固守比令逆將賈群送表至太
原少傅李相公奏聞旋屬軍中有變竟未有進止處
分楊弁潛送賈群却歸劉稹亦便受領校童逆狀如
此不知進表何爲昔漢宣帝將圖霍禹名臣張敞云
不合明詔自親其文只合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
固爭今將帥大臣容其章表卽是私惠歸於臣下不
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切慮尚書以疆場
之事皆須上聞惟此事抑而不奏未爲乖當望向後

更有章表便令將校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然後可
受領輒此披陳幸垂鑒納不宣某等狀上

宰相與盧鈞書

聖上以尚書廉簡奉公和惠恤下所至之地皆有能
名以昭義乘僭後之餘非廉簡無以革弊當培克之
後非惠和無以安人故輟自漢南撫寧上黨承入境
之日煦然如春壺漿塞途幼艾相慶甚善甚善近頻
見章表抹雪罪人姑務和寧以安反側竊循雅旨備
見深懷然周書云刑亂國用重典蓋以汙染之俗終
須蕩滌雖唐虞之際至理之極猶按放四罪天下乃

定且以近事明之頃歲劉總送幽州大將二十人當時執政以苟且爲意奏請放還其後朱克融之徒皆是其數朝廷深懲前弊不得不然尚書公忠簡儉皆以其美惟稍聞威斷實願彌縫昔子產戒太叔以政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此諸葛入蜀刑法至峻法正諫曰君初有其地未垂惠恤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荅曰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

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理之道於此而著尚書以子產諸葛亮何如人也尚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切望寬猛相濟仁勇並施仗義而行臨事必斷不以小惠撓茲至公待一方之人皆明大順然後漸布仁德平之以和斯爲得也輒陳至言幸垂信納不宜某等狀上

處置楊弁敕

敕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爲桀逆迫送戎師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舍其悖亂令赴行營遂駐南轅之軒已盜北門之營戰備符璽

并而竊之啓石會重關潛輸逆稹釋賈群縲絆俾遠
姦謀惑榆社之義心召橫水之同惡蠱毒近蕝於懷
袖蟻壞幾漏於江河康政等被扮邑之遺風習華墟
之有禮遽忘臣節仍助凶威撫茲登俾曾不與歎以
郊授石自取滅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俾其陷
辟終用愧懷

誅郭誼等敕

敕理體髀者不可以首刃圖蔓草者必絕乎本根故
前代甲兵以正其刑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庶清
亂邦逆賊郭誼等拆鼠之妖依丘穴而自固牛羊之

力得水草而逾凶久從叛臣皆負逆氣頃自劉從諫
背德反義掩賊藏奸稽其怙亂之謀無非親吏之計
劉公直安全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靡懷
革面吳寇將敗周丘尚務於陸梁隴坻向平王捷猶
偁於必死况郭誼王協聞刑洛歸款惧覆妖巢賣孽
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以祈於撫納要君以
蓋其前僊天地神祇所難容舍昔伍被誼吏不免就
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所愧懷郭誼王
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各
宜處斬其餘反黨各從別敕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

敕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刎頸之交濟其奸謀以圖不軌張皇兵力脅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爲三窟張谷陳揚庭等皆凶險無行多端比在京師人皆嫌惡無地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久懷怨望得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爲草章表飾以恃詞旣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天地自朕君臨萬宇姑務含容而怙亂益堅苞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志猶恃於金湯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爲狂計挾助孽童汚我忠義之軍叶其豺豕之黨天之所棄神得

誅之逆賊劉稹弟曹九等張谷并男涯等陳揚庭并
男窠卽等張泂并男歡卽等門客甄伐伎術人鄭諗
蔣黨逆賊李訓兄仲京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羽
約男茂章王璠男涯並就昭義梟斬訖夫爲善者天
報以福爲惡者天報以殃今沴氣旣消逆節咸服方
布和於四海庶自戢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李文饒文集卷第九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

會昌一品制集

論朝廷大政等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不遷廟狀

宰臣等再議添徽號狀

宣懿皇太后祔陵廟狀第二狀第三狀附

請立昭武廟狀

請立東都太微宮狀

請立東都太廟狀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狀

論朝廷事體狀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

右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切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興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兢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大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

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
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
廟樂不稱朕甚悞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
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
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
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皇
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
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奏盛

德又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
之明據也自大寶以後兵宿中原強俠締交體髀甚
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於貞元德宗
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于外
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
逐主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常臯因備邊
之勢自擅靈閔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
蕃鎮或倉卒易師甚於奕棊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
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師順天
行誅元年僂惠琳暨關錡季年臯元濟及師道其他

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
遍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
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偁中宗不
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
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切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
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爲中興恐議
者復以此爲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
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
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
乂周宣王微而後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

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宜王復古也宜王能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烝民矣宜王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矣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
興侔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
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
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隆
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
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上以
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

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
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叅議聞奏謹錄奏聞
會昌元年三月十一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

奉宣卿等所論至好

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宰相再議添徽號狀

右奉批出已蒙允許今欲頒下制命昭布萬方伏以
軒屈崆峒堯期姑射未有不心遊於至道而能功濟
於生靈暨漢之文景尊奉黃老理致刑措時偁大康

開元中玄宗經始清宮追尊玄祖闡繹道要遂臻治
平六合晏然四十餘年今者陛下蹈軒后之靈蹤修
開元之故事進道不遺於尺璧澄心已得於玄珠聖
壽必過於殷宗景化方躋於漢代臣等所上徽號義
雖盡美意有未周今謹上尊號爲仁聖文武章天成
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所翼冠皇王之高號盡臣子
之至誠伏希聖慈容鑒丹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樞
密使稱中旨欲得有道字所以奏啟

宣懿皇后祔陵廟狀 第二第三狀附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光陵同玄宮及不移福陵只祔

廟何者爲便商量奏來右臣等伏以園寢已安神道
貴靜光陵因山久固僅二十年福陵近又修崇足彰
嚴奉今若再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
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禮意
伏以照臨在天光靈未遠合食清廟於禮無違足以
申陛下大孝之心表先后昭配之德既遵舊典尤愜
衆情臣等商量祔太廟不移福陵實爲允便臣等不
任感切之至

第二狀

奉宣宣懿皇太后祔廟事令更審商量奏來右臣等

李德公文集 卷第十
伏以陛下孝極因心感深追遠敬慎禮典爰於至誠
臣等仰奉聖情旁詢物議經旬思慮敢不精詳並請
依前狀只附太廟不奉陵寢實爲合禮謹再奏狀以
聞謹奏

第三狀

宣懿皇太后祔廟事右臣等訪求典禮敢不詳慎伏
以太廟合食非臣子所議苟不由禮必爲後代所譏
漢書云古人據正守順不敢私其君如此之難也臣
等若輕爲獻議不守禮經非惟上負聖德固亦自貽
物論所以前者附欽義承慶口奏假以太皇太后之

意卽於禮至順人無異詞制中云近因慶誕太皇太后追感先帝久曠配食之禮便及先太后母德慈仁合配先聖陛下稭承聖旨詔臣下行之於禮無違可爲後代之法若捨此商量便湏出於聖意降敕情禮至重實難措詞伏望陛下察臣等愛君之心約臣等秉禮之至特允所奏必合群情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請立昭武廟狀

孟州汜州縣高祖太宗塑像右汜水武牢關是太宗擒世充竇建德之地関城東峯有二聖塑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

雲還疑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
祖宗嘗所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
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
宮墻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委孟懷
節度使差幹事判官一人勾當修造緣聖像彩色頗
已故暗望令李石於東都差揀絕好畫手就加嚴飾
初興功日望令東都差分司卽官一人薦告至功畢
日別差使展敬未審可否

奉宣今日以後百官不得於京城置廟狀

右伏見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

宮室爲後又常彤五禮精義對曰古之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策必虧聖政伏以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闈自威遠軍何南三坊俗稱園外地至閑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礙臣等商量今日以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豈私廟其朱雀街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園外深僻坊並無所禁所貴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

李衛公文集 卷第十
論奏輒整所見度裨聰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嘗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翫縷而言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私心也臣嘗以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則不爲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

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以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叔戾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爲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何者爲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下

幸也魏朝何晏丁謚依附曹爽祖尚浮虛使有魏風俗由茲大壞此皆爲朋黨也畧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李跡之不免子游識子張之未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夫子罪宰我鑽燧爲久惡旣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爲黨也班固稱周室旣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爲偁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爲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爲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

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攫挈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哲實罔聖聰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救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群以臣觀之今所謂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歛歛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湏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顏冉豈有是哉陛下以此察之則奸偽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說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閱

所冀小臣瞽說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謹錄奏
聞

論朝廷事體狀

右臣等每蒙延英召對獲聞聖言常欲朝廷尊臣下
肅此則是陛下深究爲理之本伏以管仲古之大賢
明於理國其言可以爲百代之法管仲云凡軍國之
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安國在
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明君察於理人之本莫要於
令故曰虧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又曰
令雖在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人也

自大和以來風俗大壞令出於上非之者在下此弊不除無以理國常弘質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敢以事體聞奏昔匡衡云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也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矣今常弘質受人教導輒獻封章則是賤人圖柄臣矣臣等又以蕭望之是漢朝名儒重德爲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御史中丞詰問又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書云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云此人妄有毀謗止

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表又賈誼云人主之尊
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
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
勢然也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
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古者朝
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况常弘質賤人豈得
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
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皆是亂風俗深要
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
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臣等不勝感憤

輒具聞奏伏望特賜省覽謹錄奏聞謹奏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

本行公文集卷第十

本行公文集卷第十

本行公文集卷第十

本行公文集卷第十

本行公文集卷第十

本行公文集卷第十

本行公文集卷第十

本行公文集卷第十

本行公文集卷第十

本行公文集卷第十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一
會昌一品制集

釐革故事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論時政記等狀

論九宮貴神壇狀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論冬至歲朝賀狀

論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議禮法等大事

改單于大都護狀

論公主上表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爲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

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
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
選

御史中丞

右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
爲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
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爲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
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爲從四品爲大夫之貳令不隔
品亦爲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以前臣等商量緣事關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

必在博盡群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
品亦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叅
議聞奏未審可否

論時政記等狀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
述史官踈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政國要
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
等商量向後每坐日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閑興替
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
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封印至

歲末送史館

起居注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卽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爲殿最如有軍一本有國字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是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閑機密

者並一一何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修史體例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和妄便載史筆實皇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案堂或與奪形於

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
密䟽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
爲信向後所載群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
者方可紀述密䟽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
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以前臣等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據
實須舉舊章謹件如前

論九宮貴神壇狀

右准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
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

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
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
三載十二月玄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
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
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
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尚書等官所翼稍
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
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及祭時伏望令
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右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伏以自太和以來
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
聖心以修墜禮伏見大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
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
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
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
統而言之則爲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
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爲天皇露寢大
帝常居始由道粵而陳夔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
耀魄寶蓋萬神之秘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

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
天極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掌十有
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
道平又北斗有衡權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
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爲乖
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
爲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
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
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尚難

改作况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懵於祀典妄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大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

據

太常卿等奏
議合爲大祀

論冬至歲朝賀

右伏以近例其日若遇有敕權停朝賀惟詣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積善太后不詣闕庭恐乖嚴敬臣子之禮實不遑安臣等商量向後冬至歲如遇有敕權停朝賀者其日中書門下與百寮先詣東上閣門拜表稱慶望內降高品宣答百寮受宣畢然後赴興慶宮庶爲得禮仍望永爲常式未審可否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

右以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
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
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
是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聞進止自艱難
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決遣
萬機專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
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
好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穀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系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不聞奏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群情凝滯者各

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異漢魏之風復行今日以前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

聖旨令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石訪聞塞北諸蕃皆云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

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麟德三年改爲單于大都督聖曆元年改爲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爲單于都護其安北都獲木在天德自貞觀二十一年以來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望改爲安北都護如此制置稍循故事未審可否

公主上表

右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稱亦要別嫌因循舊章恐未爲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

令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族所冀臣干
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准此未審狀不出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一

李支饒文集卷第十二

會昌一品制集

雜狀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論杜元穎追贈二狀

論吐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狀

論救楊嗣復等三狀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日馳馬狀

薦胡震狀

論河東等道加俸給狀

論淮南五道置遊弈使狀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故中書令郝處俊

右儀鳳元年八月高宗將傳位於天后處俊對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天皇之天下也天皇只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天后其事遂止處俊後子孫爲酷吏所害

故文昌右相岑長倩

右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率數百人連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與地官尚書

格輔元竟不署名以中宗在東宮不可更立武承嗣
言詞切直仍責上書者遣散爲承嗣所害

故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右張嘉福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天后問輔元輔元
固稱不可爲武承嗣所害

故右衛將軍李安靖

右天授年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安靖獨義形於色及
被收下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靖謂曰以我是唐家
老臣須殺任殺若問其謀反實無可對爲俊臣所害
故贈越州都督徐有功

右當天后革命之初宗室英賢將相舊老忠於國者
相繼受誅徐有功自司刑丞累遷至司刑少卿數議
大獄務在平恕允所濟活者數百家前後奏雪枉破
家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兼明玄宗外祖母龐氏
之寃開元中贈越州都督就第吊祭贈物三百段一

子官

兼明一作兼雪
就第一作就家

以前臣等伏見元和以來褚遂良狄仁傑張東
之等子孫累有恩制授惟此數家未蒙甄錄望
各訪求子孫承嫡者特授一官如先未有謚者
各令有司定謚如無子孫特與追贈所貴百代

之下再振清風海內忠良無不感厲未審可否
吏部狀准制請復舊官爵

故循州司馬杜元穎二狀

右臣等商量杜元穎雖失於馭遠致蠻寇內侵然握
節髮城舍生取義圖解之後懲貶不輕但以蠻夷之
情不可開縱若爲之報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
取笑戎狄漢景所以聞鄧公之說恨鼂錯之誅元穎
長慶之初嘗居宰弼潔廉畏法忠蓋小心雖無光赫
之名頗著直清之稱旣逢昌運合與申寃望却還舊
官階等仍追贈右僕射未審可否

第二狀奉宣令更商量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比聞外議皆以元顥不能綏撫南蠻又無備禦責此二事以爲愆尤臣等究其情由實有本末緣韋臯久在西蜀自固兵權邀結南蠻爲其外援親昵信任事同一家此時亭障不修邊防罷警若後人加置一卒繕理一城必有異詞便乖隣好自武元衝以後三十餘年戎備落然不可獨責元顥蠻退後京城傳說驅掠五萬餘人音樂伎巧無不蕩盡緣郭釗無政都不勘尋臣德裕到鎮後差官於蠻經歷州縣一一勘尋皆得來名具在案牘蠻共掠九千人成

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
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眼太秦僧一人餘並是尋
常有姓並非工巧其八千九百餘人皆是黎雅州百
姓丰雜搗撩臣德裕到鎮後移牒索得三千三百人
兩番送到與監軍使於龍興大慈寺點閱並是南界
蠻撩
緣朝廷寵待如舊從此蠻心益驕今西川
節將惟務姑息臣等所以薄元穎之過謂合追榮頻
承顧問不敢不縷悉聞奏况元穎歿後五經大赦下
位卑官皆得追復官爵倘聖旨以贈與爲優望只准
赦文却還舊爵其贈官落下未審可否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
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
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
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
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
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
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
降中使迫促送還昔自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
見按是爲到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

英主叅被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
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嬖人嫁與此州
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
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貞元中常臯以經略河湟此城
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
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
士多麋於礮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
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
須俟奏報貴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
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
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
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
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
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
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焉恢復之機所
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顯俟朝旨
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

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
議之人豈思事實大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
邊皆湏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
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詞臣受降
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
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
於竹畚及將即路寃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
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旣以降彼何湏送來乃却
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周固携離至乃
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

周文收送鄧叔簡冊

况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

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
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宏圖得懷棟之
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
惜悉怛謀等舉城向化解辯歸義而未加昆和之爵
不賞庶其之功翻以忠愛屠爲仇讐所快身遭此酷
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
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
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寃
警旣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救楊嗣復李珣陳夷直

三狀

右臣等聞向外傳說紛然陛下皆遣中使未測其由
臣等相顧憂惶不知死所嗣復等所涉論實負聖明
臣等所以顯書其罪不爲末減只望止於竄逐用戒
群邪古人稱刑人於市與衆共棄陛下若以嗣復等
罪狀必不可容伏望且降使臣就彼鞫問待得其罪
顯戮不遲如便遣使必貽後悔文宗只緣貶宋申錫
更不按問至今人以爲寃臣等於嗣復等實無情故
所利者宗社所惜者聖明不欲令一事駭聽失天下

之望若使四方將相或以此爲詞臣等避罪不言無以塞責伏望陛下特回宸慮下納愚忠臣等餘年方敢自保陛下若以臣等事君不盡情涉容奸先罪臣等實所甘分輒陳肝血不避嚴誅不任懇切兢皇之至謹俯伏待罪望速降敕旨

第二狀

右臣等適以有狀論奏未奉聖旨今向外之心驚駭不知所爲臣等若苟務偷安不更冒死陳奏必恐旬月之後人情皆以爲寃陛下此時追悔無及臣等昨者商量之初只以嗣復等所涉議論不可令在藩鎮

止於貶責足以塞辜如更過於此實搖動天下之心
必損聖明之德如以臣等情涉顧望伏望先罪責臣
實所甘分臣等專在中書伏望特開延英賜對得面
陳肝血死無所恨

第三狀

右臣等適再已陳奏未奉聖旨伏見貞元初宰臣劉
晏緣德宗在東宮時涉動搖之論竟以此坐死旋則
朝廷中外皆以爲寃兩河不臣之地悉恐亡惧德宗
尋亦追悔官其子孫近則宋申錫涉交通藩邸貶官
文宗尋又追悔至于流涕如嗣復等螻蟻之命至細

至微特賜矜全必彰聖德天下臣子孰不上感天慈
不爾恐四海人情自此憂懼臣等亦兢危不暇無以
裨助聖明伏望特開延英賜臣等面陳血誠以安中
外如蒙聖慈納臣等愚懇伏望更重貶官所冀人心
允愜

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駝馬狀

右臣等舊讀實錄不至遺忘伏思累聖以來未有此
例謹按左傳諸侯不相遺俘昔魯受齊俘見譏左氏
諸侯尚爲非禮況在台臣臣等忝備鈞衡須謹繩墨
若苟受私遺不守舊章則何以上戴聖君儀刑百辟

伏望聖恩盡許却還從此便爲故事仍望許臣與一書報荅令其深諭國體其書草續撰進上以聞

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

右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家在海郡筋力未衰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逾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因儒訓臣伏以元和二年前揚州士曹叅軍薛玄造緣與臣亡父授經具表論薦憲宗授越州諸暨縣令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伏希聖慈特受浙東管內一官所冀臣報其舊恩獲繼先志旣顯華門之士實爲儒者之榮臣不任懇款兢皇之至謹錄

李補公文集 卷十二
奏聞伏聽敕旨

奉宣卿官至將相不忘本師朕深所嘉歎宜依
所奏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右河東等道或興王舊邦或陪京近地州縣之職人
合爲樂只緣俸祿寡薄官同比遠元和六年閏十二
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河中鳳
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戶部加給俸料錢共當六
萬二千五百貫吏曹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議以爲
至當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兼不及時觀察使以

爲虛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
依前比遠伏望今日以後戶部却與實物仍及時支
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
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貶觀察使奏取
進止又選人官成後皆於城中舉債到任填還致其
貪求罔不由此其今年河東隴州鄜坊邠州新授比
遠官等望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至
支給時除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
貴清廉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弈韶狀

淮南

綠疆界闊遠請
令出三百人

浙西宣歙江西鄂岳

各出二百人

右訪聞自有還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絕行緣所在長吏掩閉道路頗甚怨嗟望每道令揀前件人解弓弩及諧江路者每一百人置遊弈將一人湏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克

如法造游弈船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爲兩番長湏在江路來往淮南遊弈至池州界管浙西遊弈至宣州界管江西遊弈至鄂州界管常湏每月一度於界管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要害處置營不得抽歸使下其糧餉春冬水使司

差人就營所支給如三度以下擒捉得賊委使司超
與職名其官健以下便以賊贓物賞給務令優厚如
兩度有賊不覺察遊弈將科責差替如容縱賊盜不
問有賊無賊並委本道差人所在集衆決殺如賊大
段巢穴去處仲數道計會一時掩捉倘去根本軍將
授官酬賞所貴鄰接之地同力叶心江路盜賊因此
斷絕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聖恩
允許未審可否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

右卹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餼存於王制國家立

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頲奏所稱悲田乃闕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兆按此分付其家玄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以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以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必恐病貧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事耆壽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勾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委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

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最爲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給田之限各委長吏處置訖聞奏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二

李文饒文集卷第十三

會昌一品制集

論用兵

論兵狀請詔者畱在內廷降者敕有於堂案今拾舊藁得三分之一

田牟請許党項讐復回鶻盟沒斯部部落事狀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請賜盟沒斯等物狀

請於太原添兵備狀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論幽州主宜狀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狀

條流太原已北邊備事宜狀

天德扶符

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狀

論嗚沒斯特勒等狀

附士狀

請賜嗚沒斯鎗旗狀

論嗚沒斯家口狀

太原振武軍鎮退渾党項等牙市狀

奉宣嗚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穩

便否奏來狀

論田牟請許党項讐復回鶻嗚沒斯部落事

狀

右臣等雖不習兵鈴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

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覽比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離
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泥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
無活處卽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
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倚大國意甚懃懇今若
許田牟徇党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慮絕
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爲
邊患取笑四夷况窮鳥入懷尚須矜憫遠人慕義曾
采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捉烽戍一人奪党項一物
披誠款塞望闐哀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棄而
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中無豐種落

李衛公文集 卷十三
皆安嗚沒斯叛逆而來即湏拒絕可汗既自失國才
帳已無携挈傷殘寄命他所嗚沒斯等迫於飢困各
欲求生田牟執稱背國亡命是去年爲惡徒黨都似
與德彝雪屈爲党項報讐察其用情殊非體國此不
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
害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吊問
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
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
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
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鎮然以武力驅

除若只於党頂退渾小有劫奪任部落自相仇報未
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渝懷柔得所彼雖我狄必
合感恩待張賈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牟不得擅
出詭計妄邀竒功兼詔仲武不得納將吏惑詞爲國
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約此意處分

請密詔塞上事宜狀

一據太原奏事官孫儔稱昨来回鶻到橫水柵
殺戮軍人百姓今抽在釋迦泊東約西去可
汗三百里未知此回鶻是斛頡特下爲復是
可汗遣來今且須以此回鶻爲罪人云不受

可汗指揮擅自劫掠邊界請密詔劉沔與仲
武計會先經略此賊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
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一比聞公主與可汗常別居帳幕每見漢使去
即令將密意看方便說諭公主知親廟子孫
只合死生爲國常湏作計自拔歸投國家不
合與可汗同行擾亂邊界如萬一迎得公主
亦不得便令赴闕湏且留在邊上制置回鶻
縱力不能及只要假公主名號制服蕃人
一又慮回鶻於山外安置老弱家口將精兵逼

近城柵攬擾百姓如有此事即須堅壁清野
不得與戰其小城堡兵力薄少不堪固守處
並望抽入大城回鶻從得小城亦無用處即
別選驍將潛出兵掠其家口輜重此最是制
勝之術

右謹件如前望各賜密詔潛令以此爲意請賜
回鶻嗚沒斯等物詔

右此者只待張賈使回今到已數日須早發遣緣回
鶻已入邊界未測多少天德兵力寡少須務懷柔伏
以自古禦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撫慰二是以力驅

除此事利害較然前古皆有明効漢宣帝厚撫呼韓
大享其利邊境六十年無事漢武力制匈奴海內疲
弊生人減半今盟沒斯若不稍加恩意令盡歡心須
至以力驅除必恐求爲邊患假使其衆殘破摧伏不
難亦須先加以恩不令疑貳古人云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正謂此也臣等商量縱不與糧食接借其賜物
不可太薄若止於只賜特勒宰相實恐發遣未得須
是稍令優厚於朝廷若無費損可以保全朝野群情
皆望如此伏希聖慈特賜察納

請於大原添兵備狀

右緣盟沒斯等本國殘破未有所歸逗留塞上今已
歲周雖近有恩賜喻其歸還然本蕃未寧時屬寒沍
馬畜羸乏必難首途回鶻和好多年忠効久著雖在
邊境之內計無侵軼之虞臣等所慮吐蕃變詐多端
不可測度或謂朝廷方備北虜未暇西防或云盟沒
斯招米黠汗回鶻乘此機勢謀陷豐州緣元和十三
年已曾此來不可無備太原兵額雖存皆被軍將放
却散諸處緩急點集至難臣等商量請發陳許步軍
三千人鄭滑步軍三千人令至太原屯集如此邊有
驚則大同軍正當賊路足應事機如河西有虞便令

李衛公文集 卷十三
取嵐石路過河至亦近便况兩道人心忠義徵發不
難只如一年防秋無所損費臣等詢於物議皆願有
此隄防伏惟聖明特賜允納

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狀

右伏以元和中回鶻累請和親憲宗不許至長慶初
穆宗以北虜代結姻好中國無虞邊境晏然生人受
福所以割慈下嫁用示懷柔今回鶻國已破亡公主
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慰其艱危戎狄必謂國家
公主虜庭本非愛惜便懷輕易之意永無敬重之心
非止甚傷虜情實亦負於公主臣等商量望令首稔

將一二十騎輕賚詔書先至。噶浚斯處令其轉差人送入至公主所在。若噶浚斯便受朝旨，固表恭順之心。若辭拒此行，足彰背叛之跡。因此偵察無所隱情。伏希聖旨特賜省察。

又蘇志論幽州事宜狀

右臣等今月五日於紫宸陛下訪問劉約事宜。令臣等亦與君賞一書論。以此意臣等將謂君賞父在河朔，諳練戎機，遠授規模，必副聖意。君賞只合自出己意，潛道款誠，事從乖張，泯然無跡。豈有將朝廷密旨顯示亂軍，激其悖心，致此章表，兼見君賞與張絳手

李相公文集卷十三
六
跡詞甚卑遜非惟失將帥之體實亦失忠蓋之誠近者何重順未得節制初遣茂復論旨又遣執方致書臣等兩度令元蹇申意料重順豈不知是朝廷密諭然竟無大將軍表終守恭順之詞所以授之有名不紊朝典幽州一方自朱克融留連中使不受賜衣繼以楊志誠累遣將吏上表邀求官爵自此悖慢之氣與鎮魏不同今若便與實為朝廷之耻伏望且逗留旬月更候事宜克恭儉回日伏望不賜詔書庶全事體

請令符澈與幽州大將書

若訪聞張仲武是幽州大將張朝先之子沉勇有謀
陛下縱欲加恩亦須且挫其氣又幽州旬月之內移
易三人因此翻覆多端亦要令其知愧臣等商量且
望令符澈與大將已下一書觀其報答詞理足以知
其情出鄰道節將於國體無虧其書自謹同封進

條疏太原以北邊備事宜

一雲州之北並是散地備禦之要繫把頭烽今符
澈雖修繕已畢把頭烽內並未添兵鎮守事同
虛設恐不應機未廢把頭烽以前把頭烽後併
合抽却望令巡邊使速與符澈計會却抽舊兵

依前制置如舊兵已少即與太原城下及閑處
抽兵其與山東連接處及西北鎮兵不在抽限
如更要築堡城亦委逐便制置

三受降城相去四百里自置天德軍及振武節
度其東受降城中並在腹內都無大段兵馬鎮
守就中中受降城不過三五十人古城摧斷都
不修築今虜衆在陰山之北山中盡有過路若
突出山南便入二城即天德振武當時隔斷其
中受降城本是突厥拂雲詞最是要地今天德
人力不及望令太原振武共出三千人速與修

一築便令鎮守即天德形勢自壯虜騎不敢窺邊
一東受降城緣是近年新築城內無水城外取金
河水克飲又於城西門掘一二十井若被圍守
即須困蹙今築月城護取井水其張仁愿舊城
頗當要害張惟清錯奏恐黃河侵壞先賢制置
皆有神靈保持廢來二十年基址依舊園蔬樹
木至今盡在隔河便是勝州相去數里望委巡
邊使與劉沔計會如何却復舊城至爲穩便

以前件臣等伏以回鶻在邊切須有備邊備
既壯制置不難訪問利害大約如此其

一要切湏得使臣專往自驗機宜謹具條疏如前
其間條疏不盡者望委巡邊使與所在節度使
商量聞奏謹具如前條疏應接天德討逐回鶻

事一

一請速降中使齎敕至雲朔天德已來宣諭生熟
退渾及党項諸部落等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
出軍討逐如得羊馬錢物奴婢等任便本玉自
收官中更不尋問仍據煞戮回鶻多少別議優

賞

一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便湏得人

石雄驍勇善戰當今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
副使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助田牟攻討仍勒乘
遞赴天德軍

一回鵬藥羅葛元政馬價絹望且勒畱在振武令
中使與忠順同檢點收管如田牟已用兵其藥
羅葛元政便望委忠順收錄如請歸降仍作般
次送付大原除首領外委劉沔且散配儀沁嵐
石等州去塞遠處安置並官給糧食如不肯降
卽須收係待後處分其趙進用等亦望詔劉沔
收管其首領於公館安置長行等散配諸處

一田牟都似不曉兵機奏狀已出三千人拒回鶻計其兵數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城內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戎虜所短田牟只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野戰待諸處兵至方可逐便討除一回鶻馬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望於浙西取弩手三百人令取河曲路赴天德如所在逢回鶻便令把隘及依叢林射馬河曲路與天德直對兼經歷鹽夏等州所在要處便堪應急到天德後權取田牟指揮

一嗚沒斯誠款雖未知真僞然早要別加官爵縱使不誠亦是反間且要獎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朝廷只是責可汗把順非是要滅回鶻

一回鶻旣乏糧食又累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速招降者許以優賞如有降虜旋絡糧食遍過太原取優賞不得留在天德兼

並關

以前臣等商量若待天德奏到已恐不及事機望付翰林各撰密詔令中使何前審詳事

勢如已接戰便湏准此處分如蒙允許其石

雄便湏今日降敕未審

會昌二年四月十八日
綠田年不待朝旨

已出矣非可汗下
兵馬故有此處分

論盟沒斯特勒等狀

右自回鶻近邊人情疑恐聖德所感威懷克宣果得
盟沒斯望闡歸心率徒効命必在優賞昭示四方使
戎狄遠聞皆感恩信望降中使宣慰盟沒斯特勒及
王子等并多攬將軍共七人望各內賜錦綵銀器其
盟沒斯下兵馬望賜米五千石度支給絹三千疋以
戶部物克度支速差綱解送仍許不散部落待委

知事情續議制

論盟沒斯下將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

右盟沒斯下將士既與衣糧又加冠帶賜其軍號實壯邊聲撫循其人莫切於此臣等商量望賜號歸義軍仍望翰林賜敕書宣示盟沒斯下歸義軍將士等其盟沒斯望且令兼克歸義軍使如蒙允許便添入加工部尚書制宣行仍與中書門下敕牒

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論天德軍捉到回鶻生口等狀

右臣等見今日天德軍奏事官王可度云每有回鶻投降及城來捉得十人五人緣不敢留在軍城問得

事情後便皆處置伏以回鶻窮困情亦可憐屢有殺傷恐傷仁化望付翰林賜田牟仲武詔前後更有此類便迺送太原令配在諸州安置稍爲允愜未審會

二年三月四日

請賜嗚沒斯槍旗狀

右嗚沒斯旣加軍號甚壯邊城錫以牙旗尤彰寵異臣等商量望依神策諸城鎮使例賜以旗兩口豹尾兩對噐仗斧刀一副令中使押領宣賜如以中使行速齎持稍難其槍旗令於太原節度使下揀新好者充賜亦穩便謹錄奏聞

會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論盟沒斯家口等狀

右盟沒斯既加軍號請留家口在太原安置與諸弟等苦處先登者臣等商量盟沒斯赤誠向闡極力捍邊請遣宗族盡歸內地非惟絕其顧望足以堅彼闔心望詔劉沔義忠於雲朔等州揀一空閑城壘兼與隨事造土屋其盟沒斯及愛耶勿宰相等家口等卽與別造壯淨屋宇安置其應歸漢家口等大口每月給米三斛充糧食委度支供軍使逐月支給仍委劉沔差漢兵勾當防援不得令側近部落侵擾

論太原及振武軍鎮及退渾党項等部落牙

市牛馬駱駝等狀

右緣回鶻新得馬價絹訪聞塞上軍人及諸蕃部落
苟利貨財不惜駝馬必恐克馬互市招誘外蕃豈惟
資助虜兵實亦減耗邊備望詔劉沔忠順義忠守志
等切加鈐鍵如有違犯並按軍令馬及互市物並納
官如有人糾告便以所得物克賞

奉宣唃沒斯所請落下馬價絹便賜與可汗
穩便否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賜可汗甚全國體望付翰林賜可汗書
得唃沒斯表稱在本分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

以可汗本國破殘久在邊陲此已量與盟沒斯已下
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兼望賜盟沒斯詔獎其忠盡
緣卿率衆歸國若又落下馬價絹恐可汗與卿結怨
轉深事體之間亦慮非便以卿等所請奏進奉馬價
絹回賜可汗所冀部落早退令卿等必保安謐望約
此意處分實爲允愜

會昌二年七月十九日